

我们约定春天见

□ 安宁（广东深圳，职员）



漫画 / 崔泓

三年前的一天，我和先生专程到深圳美术馆，见大门紧闭，遗憾之余，发现侧门开着，一群人正在布展，迎面而来横幅：“思逐风云——周凯山水画展”。环顾布展空间，见一位古稀老人站在画作前思考，一位气质优雅女子与几位学生模样的人，趴在地上整理着作品，遇我们贸然闯进，抬头微笑招呼。我俩则被刚刚挂上墙的一张张山水画吸引。我来自黄山，喜欢山水画，一年四季风光迥异的黄山，不仅令我自豪，也令无数画家着迷。站在周先生画作前，倍感画面亲切，仿佛看见故乡万壑群山。我明明知道他画的不是黄山，或者说不具象的黄山，我却从画面中看见云烟缭绕中500里黄山……

转到中间的玻璃柜，一幅长三米的书法手卷，出手不凡，让人喜爱。一打听，周先生果然研究过赵孟頫的书法。

这之后，便是三年疫情。虽然，我心

心念念想登门拜访周凯夫妇，但封控中我们，咫尺天涯。直到如今，我得以去探望周凯夫妇。另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是：周夫人微信上发出来的垂丝茉莉及花花草草太吸引人，就凭这，也应该去学习学习。

找到周凯夫妇所住公寓，一进客厅，茶几上、边柜上，电视机柜上，阳台上全是花草。它们并不是什么名贵的植物，一棵芭蕉树上剪下的叶子，放进玻璃瓶中，长出茂盛根系。发芽的山芋插在花器中，成为曼妙的爬蔓。周夫人指着阳台上几个发芽已长出嫩叶的山芋，对我说：走的时候，记得拿走一个。可惜，走的时候，我还是忘记拿了。

周先生的画室并不大。一张两米长、一米多宽的画桌，正对着一面墙，墙上张贴着两张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深圳美术馆展览的6尺整张的大画《苍穹》《渊藪》。据周先生介绍，一幅画天，一幅画地。苍穹题的是

白居易的诗《我生》。渊藪无题。周夫人说：这两幅画，周先生画了四个半月。一天里，画几笔挂上墙，然后放下来，又画几笔，反反复复爬上爬下，一天画几次，很辛苦。

周夫人泡上一壶熟普，我们边喝边聊。周夫人指着客厅墙上的一幅周先生早期油画作品介绍：“你们看！这画上的女孩和我们女儿长得一样，那时候，女儿还没有出生呢。”沙发旁案几上几张他们女儿的照片，和油画上的女孩的确很像。油画上是一家四口，现实版的他们一家仅三口。那个年代是可以多生几个的，但为了事业，他们选择只要一个。

聊天中得知周凯1965年毕业于上海美专油画系。30岁的时候，他的书法老师胡问遂问他“画画丢掉没有”，得知他在画山水画，便介绍他跟好友陆俨少学。两年之久，周凯几乎天天为陆俨少铺纸、研磨、洗笔，观摩大师作画。周凯的母亲说周凯太幸运了，能够跟着活着的大师学画。1979年，周凯幸运考上陆俨少的研究生，当时全国仅招生5名。1981年周先生研究生毕业，有感而作一幅立轴画，以谢爱妻。

1985年，这幅画作伴随他们来到深圳大学。周夫人说她当时来到深圳，常常哭。那时的深圳就一个大工地，一脚水坑一脚泥土的地方，买菜都没有地方买。直到今天她都怀疑来深圳是否正确决定，并询问我家先生是否后悔来深圳。“我是从小地方来的，当然很值了！”先生笑哈哈回答。

为解乡愁，周凯夫妇于2006年在上海买了一套房子，春秋两季返回故乡小住。

临别，我们邀请他们将来回上海，路过黄山，一定再去看看徐霞客眼里“五岳归来不看山”的黄山。我们约定春天见。